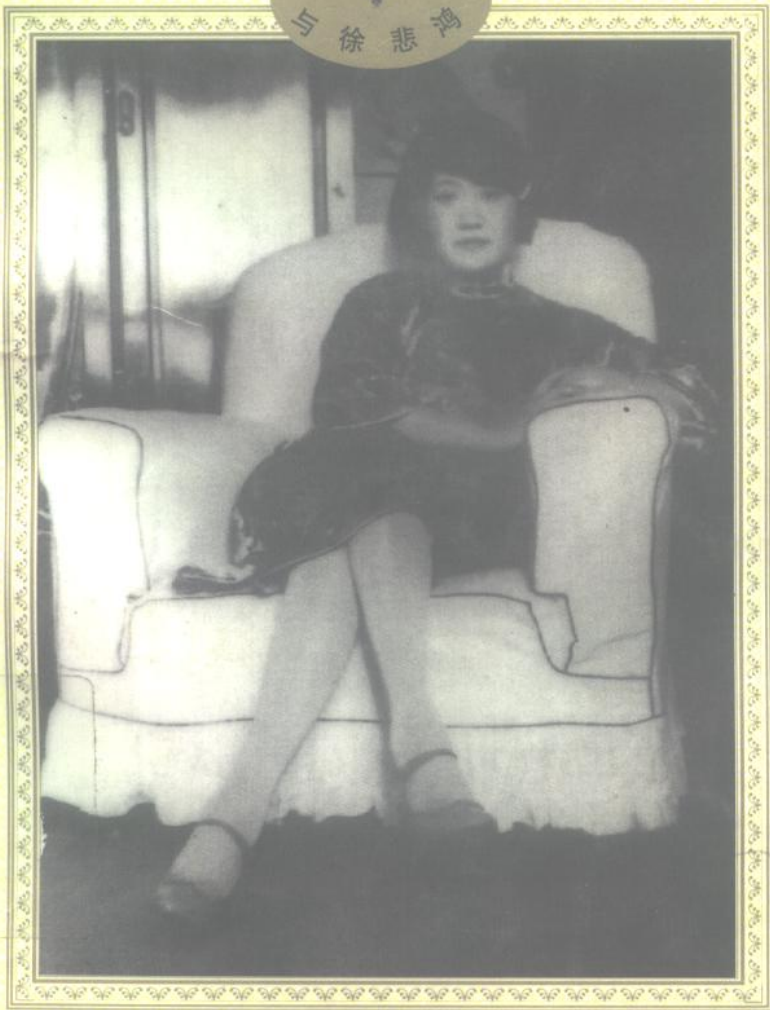


蒋 碧 薇 回 忆 录

我与徐悲鸿

我
与 徐 悲 鸿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蒋 碧 薇 回 忆 录

我 与 徐 悲 鸿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蒋 碧 薇 回 忆 录

我 与 张 道 藩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007号

蒋碧薇回忆录

作 者：蒋碧薇

责任编辑：沈 瑞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南京政治学院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24 插页4

字数：570千字 199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0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759—2/I·724

定 价：21.80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真实感人的女性自传。

这是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

蒋碧微是徐悲鸿之妻，但又与张道藩两情眷恋。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死之恋中，他们直抒胸臆，真情坦露，书写了两千余封情书，实属中外罕见。那如泣如诉，似慕似怨，超尘脱俗，深陷情海的篇篇飞鸿，弥足珍贵，记录着爱的苦恼与欢欣，感人肺腑，动人心魄，足以使任何言情小说黯然失色。

本书五十余万字，分上下两篇。上篇《我与徐悲鸿》，下篇《我与张道藩》，以翔实的史料，忠实地，详尽地展示了世人长时间关注的蒋碧微、徐悲鸿、张道藩之间的爱情纠葛。蒋碧微为何私奔？又何以移情别恋？这其中恩恩怨怨、波波折折，每一幕都有作者自己的血泪。……

我和徐悲鸿先生，都是江苏宜兴人。宜兴县城很小，城一周不过三华里多；可是它有四乡八镇，东西两汊，自古以来，它被称为鱼米之乡；还有“金张渚，银湖洑”两处大镇，稻谷产量极丰，毛竹遍地都有，尤以张渚为最。竹制品像凉垫几椅箩筐，价廉物美，农民们的副业收入相当可观。

以宜兴砂壶和陶器来说，每年都给宜兴带来大量的财富，除砂壶外，如日用品缸瓮坛罐，都外销各地。据说春秋时代，陶朱公范蠡就在宜兴制陶，以后到了明朝，传闻有个和尚路过宜兴某村，叫卖富贵土，村民们纷纷地对他加以嘲笑，他说：“贵土你们不想买，就买富土如何？”于是陪着几位老年人，分别到白杨、青龙、黄龙各山，指点山里产陶土的洞穴，发掘开来，但见五色灿烂，如霞似锦，从此村人用来制缸盆碗钵。

明朝正德年间，宜兴人欧子明创窑烧陶，产品越来越好。当时在县城东南四十里的金沙寺，一位不知名的和尚能制砂壶，这才是宜兴砂壶的起始；他制作砂壶的程序是抟捏细土，先做圆壶的胚胎，再挖割中空，加上壶嘴壶柄和壶盖，然后入窑烧制，由于全系手工制造，壶上留得有手模指印。明朝学宪吴颐山先生当时恰在金沙寺读书，他有一个书童名叫供春，偷偷摹仿老和尚的手艺，或作龙蛋，或作方形，他手制的砂壶出来呈栗色，有点像古铁，壶上不但有螺纹，还有手指手优越掌的腠理，古

朴典雅，大方自然，可惜传世很少。清末民初，听说全中国只剩下两把，其中一把还是缺少了壶盖的，这种茶壶，便叫供春。想不到由于供春的一时好玩，他制作出来的茶壶竟成了稀世之珍。

和供春同时的制壶高手，又有时大彬，他再创新意，朴质坚实，不求妍美，制壶时运刀成字，书法很好，这是一般人所不能和他相比的。供春壶和大彬壶在宜兴砂壶中最名贵，昔人曾有诗云：“宜兴作者推供春，同时高手时大彬”，就是指的这两种名壶了。

宜兴茶壶天下闻名，而且绝少有仿制的相似品，原因是别处没有这么好的陶土。另外它的特点是，除了能够保持茶汁的色香味外，夏天茶叶冲泡久了，还不会发霉发馊。嗜爱品茗的福建人，所用的多半是宜壶，茶泡了后，再用大碗盛滚水，将茶壶放置滚水中，让茶汁内外受热，据说这样泡出来的茶，味道特别香醇。

宜兴风景以山水秀丽著称，而且附会着许多生动有趣的轶闻传说。拿最著名的善权、张公两洞略作介绍。善权洞又叫善卷洞，传说帝尧驾崩，帝舜要把天下让给卷，卷说：“我逍遥天地间，心意自得，要天下干什么？”从此入善卷山遁隐，善卷的名称即由此而来。又说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，也发生在宜兴。善卷洞口有梁祝读书台，山下有祝陵庄，也叫祝家庄。宜兴到今还有黑黄两色大蝴蝶，既大且美，宜兴人叫黑蝴蝶为梁山伯，黄蝴蝶为祝英台，相传就是梁祝的化身。此外，乡人传说古时善卷洞口有红门寺，里面有花和尚广设机关，据说平江不肖生《江湖奇侠传》里的火烧红莲寺，就是以此作背景。

善卷洞深邃曲折，阔大无比，入门处两旁石壁上有青狮白象的天然形象，走进去是一片平阳，四周逐渐升高，仿佛戏院

里的包厢，可以俯瞰正厅。洞里到处钟乳悬垂，玲珑剔透，尖端常见涔涔的滴水。早年没有电灯，游洞要手持火把，一路摸索。高低不平地走了一小时许，路忽中断，乃见一泓池水。水中备有小船，游人乘船前进，桨橈咿唔，发出回声。传说洞内有毒蛇巨蟒，潭水深不见底，而且还远通浙皖江海，的确是有点心惊胆战。行行重行行，好不容易望到一线微光，等到船身往侧一转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原来已到了洞口，这真是一番奇妙的经历。

张公洞比善卷洞还要高大宽敞，相传张道陵曾居此求仙，张公洞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他的；宋朝刘商亦曾仙隐于此。游人一进洞门，便见上不见顶，下不及底之慨，顿觉自己的渺小。钟乳石就像璎珞四垂，形势相当壮观。洞中黝黯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成千累万的大小蝙蝠栖息于此，吱呀怪叫，颇带点恐怖气氛。内有一处名鲫鱼背，上缘一条狭窄鸟道，才可承足，两边窄岭直泻，颇像鱼背，故有此名。胆小的游人，只好手脚并用，爬过背去。俯看两侧犹如无底深谷，一旦失足，那就非常的严重了。自从京杭国道通车以后，国内寻幽采胜的人士，到这两洞来游玩的很多。

宜兴的东西二洫，其实是两座大湖，东洫在东门外，形长，西洫在西门外，形圆。西面对铜官山，远远看去只见一片汪洋，有如浩瀚大海。沿洫风光绝佳，且可直通浙皖，商船过时，红帆如画，京杭国道有一小时许的公路旅程，就沿洫而行，夹道垂杨，烟笼十里，一派江南风光。

历史上有名人到过宜兴，或与宜兴有过渊源的，实在是不可胜数。楚霸王项羽原是下相人，即今苏北宿迁附近，但当他叔父项梁杀了人后，便避仇吴中，亦即以阳羨为中心的江东地带。阳羨是宜兴的旧称，楚霸王起兵吴中，那是历史上有记载

的。他带了八千子弟纵横天下，后来垓下兵败，大叫“无颜见江东父老！”确与宜兴有关。至于眉山学士苏东坡，更曾在宜兴留下一株手植木本铁梗海棠，和一则阳羨买田的佳话。东坡手植海棠现存闸口镇邵树棠先生旧宅，老干可二三抱，子根孙枝几已合为一体，海棠盛放时不知几千万朵，这可以说是东坡先生从眉山带来，赠给邵先生先祖的最佳礼物。这是县志族乘都有记载。东坡居士官拜常州太守时，常到宜兴游山玩水，蛟桥石碑“晋征西将军周孝侯斩蛟之桥”，据说就是他的手笔。又宜兴蜀山宋朝以前原称独山，去了改蜀，也是为了纪念苏东坡和宜兴的深厚友谊。谈到阳羨买田，更是历史上的著名掌故：某次苏东坡在独山一带畅游，盛赞那儿的山水幽雅，曾经出资买田数亩，村屋一栋，预备将来告老致仕后在此耕读；当晚酒后步月，听到附近有哭泣之声，循声往寻，见一老妇悲戚不胜，上前寻问，原来她儿子因为家贫而把祖屋卖了，明日迁出，便将无处容身。苏东坡问明买主就是自己，哈哈一笑，当面把卖契烧掉。

精忠报国的岳飞，跟我们宜兴人也有一段轰轰烈烈的掌故。南宋康王即位于南京，改元建炎，时金兵南下，铁骑践踏大宋半壁河山。四年金兀术攻常州，宜兴县令迎接岳武穆率兵驻屯，利用宜兴的山川形势，一口气连胜六仗，把金兀术打得败回淮西，岳飞再邀击于静安，这才奠定了南宋的偏安局面。

金兀术兵败溃退北行时，岳将军亲率大军掩杀，赶到西洑，金兵早把湖中船舶搜劫殆尽，宋军一时无法渡过。是宜兴老百姓一时自告奋勇，一夜之间，筑成了三百多公尺的一条长堤，使后岳飞大军飞渡，把金军杀得血流成渠，直到现在这道长堤还叫岳堤。

宜兴县城在东西两洑之间，运河贯穿县城中心，将县城一

分为二，建有大桥三座，中间的一座名蛟桥，最高大，也最有名，传说晋朝周处除害斩蛟的地方，现在还有“蛟桥夜月”一景。

我家住在城南，提起南门大人巷蒋家，宜兴人大概都晓得。蒋家住宅是宜兴最大的一幢房子，是我曾祖父在江西做官多年，回乡时一手建造的。合抱的栋梁柱子，还是他特地从江西选购的良材。房子一共五进，进门有门廊，两旁木架排开全副执事，包括肃静回避牌；院口有两座石马墩，三间轿厅；后面便是大厅，正中高悬匾额“诒德堂”，堂后进内宅的门，题额“吾爱吾庐”；往后三进住屋，一律是七开间的楼房，二进和三进之间有一个大花园，侧门通到另外一座院落，十几间平房，那是佣人的下处。

院子北角是后门，后门正对着学前巷文庙，一池泮水，上面架着石桥，宜兴文庙是庄严的学宫，也是有名的胜迹，鹅黄色的雕墙，占据了整条学前巷北，东西两端各有一座大牌坊，一额“道冠古今”，一镌“德配天地”。民国以前，官民人等到此都要下马步行。

蒋家是宜兴大族，始祖汉函亭侯，传至远祖世昌公，元祖敷文公，高祖凤逵公，都封赠通奉大夫，那是由于曾祖父蒋诚公的功勋治绩得来。曾祖父的事迹，《宜兴县志》上有详细的记载。

蒋诚公，字致斋，在前清咸丰初年，因为作战立功。选授江西临江府樟树镇照磨，他把地方上治理得很好。当地有一条长堤，屏障清江下乡和丰城上乡的山水，清江上乡水流壅塞，常有灾害，因此两乡乡民年年械斗，打官司，不知冤枉死了多少人命，把附近一带闹得民穷财尽。曾祖父亲自勘察河道，增筑堤闸。将争执多年的水利问题彻底解决。同时他又选募当地的

壮丁，编训团练，保卫乡土。不久广东来的太平天国军攻陷丰城，知道樟树镇的团练厉害，不敢来犯，整个地区幸获保全。后来曾祖父升任江西新淦知县。当时新淦失陷已经两年，曾祖父用水军克复县城西岸，据河扼守，乘太平军不备，渡河会合官军，一举克复新淦和临江府城，这时离他受命视事还只三个月。正要安抚地方，清廷又派后来做到两广总督的张鸣岐接替他的职务。张鸣岐刚刚抵境，谍报吉安方面有溃匪流窜，他闻讯匆忙逃走。曾祖父亲率团练五百人，迎头痛击匪军，俘虏匪徒多名，并且生擒他们的首领，余匪绕道逃走，张鸣岐这才再赶回来就任。入夜，潜伏的匪贼击杀湘军，曾祖父力促张鸣岐快去弹压查办，他不听，接连五天，被杀的湘军已达八十余人。张鸣岐惧罪，于是谎报上峰，说这事发生在他未接任前，企图把责任推到我曾祖父身上。但是湘军方面仍然据实报告，张鸣岐的谎言不攻自破。

论功行赏，曾祖父应该升任监司，可是江西巡抚派人向曾祖父示意，索取一笔贿赂，曾祖父不理，巡抚恼羞成怒，于翌年转任广东前，将曾祖父牵连在新淦大狱中，弹劾罢官。幸好沈葆楨继任江西巡抚，知道曾祖父的冤屈，替他申报复职。这以后曾祖父又做过吉水、南丰、萍乡各县的知县，明慎庶狱，以德化民。吉水白沙乡积年抗不缴纳田赋，曾祖父晓父老以大义，惩罚村妇丁壮中叫嚣捣乱的人，从此革除陋规。在南丰，当地保甲倚仗财势，交结官府，占人妻女，前任官员置之不闻不问，曾祖父把他抓来痛挞，一县为之称快。早年洋人在我国传教，神父的势力很大，凡有教民跟别人打官司，神父就遍为关说，然而曾祖父不买洋人的账。一向据理立决。凡此种种，都表现出他持正不阿、勤慎严明的作风，因此他在每一处任职，都极受民众爱戴，离任时送行的络绎不绝，连被他判过刑的也都感悟

远送。

此外曾祖父更能孝友尚义，小时候高祖母生痔疮，他曾剜肉疗亲，果然奏效。他平时自奉俭约，但是对于施与助赈，却从不后人。《宜兴县志》上说，他捐助善款，先后不下万金，虽子孙亦不得而知。

曾祖父有四个儿子，我的祖父居长。祖父讳萼，字醉园，小时候聪明颖悟，从储炳煥先生读书。他随曾祖父在江西南昌任职，应书院课试，每次都得冠军，因此文名大噪。光绪二年中举人，时人认为他的才识学问不仅为诗人文人而已，又推许他的诗为迦陵以后第一人。后来他任高邮州学正，丹徒县教谕，一生清廉自守，绝口不言贫。辛亥革命，满清官吏走避一空，他把丹徒任所的礼乐器具，管钥印信一一封存。交给地方绅士典守，自己飘然回家。他的著作有《醉园诗存》廿六卷，《醉园齋白词》一卷，《阳羨唱和集》二卷，并曾分修《宜荆县志》。

二叔祖讳彬若，字次园，工诗词，才华敏妙。光绪十二年和祖父祖母的诗词合在一起，印行了一部《爱吾庐集》，另著有《次园诗存》六卷，《替竹盒词》五卷。

三叔祖讳联庚，字弋香。他是一位读书着重实际功用的人，性格机警敏锐，光绪初年以通判职衔分发湖南，负责督审局的工作，判案每能当机立断，历任按察使都很倚重他的才能。当时湖南人上北平打官司的风气很盛，有些讼师一个人到北京可以提控二三十件案子，因此光是湖南一省的京控，一年就达三百余件。北平湖南距离遥远，交通不便，被提往北平受审的人，旅途客死，监狱瘐毙的不计其数。三叔祖为了改良风气，革除苛政，力请巡抚卞宝第下令重案仍由省鞫，一般案件则请巡抚亲自审断。这样一来，湖南的京控案件，立刻便减少到每年不及十起。

三叔祖在湖南做了二十年的官，先后任过桂阳知县，凤凰厅同知，湘潭知县；所到之处，政绩昭彰。凤凰厅的民众为他立长生牌位，祀在当地的傅公祠里。他对于审案断狱，最具特长，湘西一带流传着许多他昭雪冤屈的传奇性故事。宁远有某甲和某乙有世仇，某乙将铜便顶和带钩秘密埋藏在附近山谷，某甲耕田掘了出来。乙便诬称是他康熙年间的远祖某生员的殉葬之物，因此控告某甲盗坟。按照清律，盗坟要判死刑。当地知县刑逼某甲认了罪，案子送到三叔祖处，他根据《学政全书》，指出便顶服制是在雍正朝代才有的，康熙年间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，揭穿了某乙的谎话，同时也救了某甲的一条性命。在武陵县，有两个人先争田后来控告谋杀，甲的田契是康熙年间发给的，乙的田契则发于雍正朝，知县把田地判给乙，不久甲再控告乙谋杀了他的儿子，知县用刑，将乙屈打成招。三叔祖审理这桩案子，他立刻指出两次断狱全属错误，因为根据《赋役全书》，雍正年间田契已改为印纸，所以断定乙的田契伪造；此外甲控乙将他儿子强按水中淹死，三叔祖一查那孩子身上并无撑拒捆缚的痕迹，同时水塘距离乙家很近，他认为谋杀仇人之子，决不会引到自家附近，于是他审定这死尸不是甲的儿子，而是他人自溺，其结果，竟然完全正确。

三叔祖晚年宦途不很满意，后来又罢了官，因为没有钱，回不了家乡，死在湖南，连殓葬的费用都筹不出来。

祖母储慧，字啸凰，是祖父业师储炳煥先生的女儿，自幼读书，深明大义，闺中喜爱作诗，时有佳句。二十岁嫁给我的祖父，两人都善吟咏，志趣相投，夫妻感情弥笃。我家虽然是世家，但守寒素风，崇尚节俭。祖母和二叔祖母举凡刀匕并臼，针线诸事都要亲自操作，所以《宜兴县志》列她为才淑第二位，但却说她持家有健妇名，事亲更有孝妇声。

她督促伯父，父亲的学业非常勤恳。伯父、父亲读书读到深夜，倦极想睡，她就念几首诗词，吩咐他们写下，她并且说：“我倒不是自己不会写，而是想叫你们多认识些文字的用法，久而久之，将来自己做诗做文章，就不觉得难了。”我伯父九岁能诗，便是祖母亲授。

后来曾祖母因为久病不愈，两腿瘫痪，随时需要人扶持侍候，祖母的身体虽好，毕竟日夜辛勤，过于劳瘁，她逝世时只有五十七岁。祖父敬重她的贤孝，写了将近一百首悼亡诗，祖母自己则有《哦月楼诗存》三卷刊布于世。

祖母逝世以后，祖父因为伉俪情深，始终没有续弦，仅在六十三岁时娶了一位苏州籍姨太太，负责照料他的生活起居。

祖父生两子两女，伯父南笙公讳兆兰，在晚清至民初的词坛上，颇负声名，存有《青甓庵诗词集》，这里录下他的词二首：

蝶恋花

忆昔儿家楼上住，邂逅君来，楼下开朱户。
巫峡峰高云不渡，声声步履关心数。
众里相逢频笑语，道是无情。心比秋莲苦。
可奈今生缘已误，明珠和泪还君去。

记得仙源同饮宴，手酌琼浆，含笑殷勤劝。
博塞欢娱嫌夜短，灯前媚眼频流眄。
别后思量千万遍，今日重逢，翻等寻常看。
一缕情丝双婉转，来生愿作同功茧。

两位姑母，长姑因为祖母逝世，决心不嫁，奉侍祖父。次姑则嫁同县的任氏。

祖父自光绪三年侍同曾祖父返籍，八年任高邮州学正，不久又升迁镇江府教授，他到高邮，父亲侍他同行。那时父亲已经十二岁，由于幼儿逃难时受过风寒仆跌，身体稍弱，但他勤于攻读，文章琅琅上口，而且就在那时，已经开始抄存诗稿。

父亲在光绪十四年再回故乡，当时宜兴知县万肖园先生对他的学问非常赏识，他曾应全县士子考试，获得第一名。万肖园先生从此亲授学问，指示治学门径和书家运笔的方法，甚至从他的薪水中给予奖励。二十五岁，初应科举考试，县试和院试都是第一。后来又从古文大家上元顾石公先生习业，曾把《韩昌黎全集》熟读六七遍，从此学业猛进，乙巳岁试再考一等第一。然而就在那年满清政府废除科举，父亲从此断了做官的念头。兴办学校，从事著述，到七十二岁逝世为止，他为学术教育工作尽瘁四十余年。

光绪十六年，父亲二十岁，和我的祖母戴清波女士结婚。

母亲系出名门，外祖父戴裕源先生，字鉴泉，宜兴画溪里人，咸丰己未科举人，同治辛未大挑，选为广东知县，先后权知澄海、新会县事，他是一位能吏。

他当澄海知县的时候，当地风俗，有所谓降童，说是神降其身，大说“神话”，迷惑民众，其实是无赖之徒跟庙祝串通，他们叫民众张灯结彩，扮演戏文，不从的话，就会发生疫病，因此家家户户焚香捐钱，年年轰动全城，劳民伤财。外祖父明知这是无聊的迷信，派人把降童抓来，重重地打板子，他果然说出了个中秘密，从此把这迷信风俗全面禁绝。

同治甲戌年，日本人攻占台湾，兵船窥伺广东海口，外祖父因为澄海是潮州门户，乃在崎嶇海旁建筑炮台，以备大敌，闽粤的方面大吏赞叹这位江南书生居然懂得兵法。他做新会知县，当地有陈、林二族，都是住在海边捕鱼为生的，姓林的有钱，姓

陈的穷，林家侵占了陈家几十里海界，官司打了许多年，换了几位知县都不能决断。外祖父亲到现场勘察，利用县里的史乘参证土名，为他们立界，并且囑令他们今后互不相侵。早年广东民间风气好械斗，遇有讼事官府不能公平裁判，就聚众互相争杀。外祖父所到之处，械斗总是无形地消灭，那是他公正严明，民众翕服的关系。某次澄海有同村的两族，突然反目生仇，两族建起栅栏，筑就炮台，用大炮往返轰击，外祖父听到消息，立刻邀同营将，各乘一艘炮艇，轻装减从，驶往制止。没有料到两族把关的人不但不加理会，反而发炮吓阻。外祖父屹立不动。厉声呵责他们大胆狂妄，同时晓谕他们：求福求祸，就在一念之间。苦口婆心地说服了他们。再进村一看，却只剩下一些白发老翁，问起话来，都说对方的不是。又到对方据守的前村，情形依然如此，仅有一个壮汉，挺身而出，侃侃争辩。外祖父说：“只怕你就是罪魁祸首吧？”转脸喝令两个衙役，把他捉住。然后他向营将说：“给我两把钢刀！”营将把钢刀递给外祖父，他再吩咐衙役说：“路上如果出事，你们给我立刻杀掉这个人，否则的话，我就砍你们的脑袋！”

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，外祖父押解壮汉刚一出门，四周立刻涌出无数壮丁，把外祖父一行团团围住，叫嚣暴跳，扑过前来要夺下那个壮汉。衙役奉命正要挥刀，那壮汉连声大叫，制止他的手下不可造次，然后他自己跪在地上向外祖父磕头，请求饶他一死，暴乱的民众也都成排地跪下，外祖父方才命令他们从此息争，把军械缴出来全部投入海中。两门互击的大炮，便载在炮艇上带回县城，结束了这场大规模的械斗。

外祖父急流勇退，年纪不到五十岁便辞官回乡，优游林泉。他离任时，县民怀念他的治绩，攀住他坐骑的辔勒不放，希望他能够继续留任。

他在宜兴家乡安享余年，因为家境富足，门第又高，晚境过得十分闲适自在。他也喜欢做诗，和我祖父是时相唱和的诗友。

蒋戴两家联姻，是当年宜兴一件盛事。母亲嫁妆里的衣服够穿一生一世，陪嫁的黄金用秤称。母亲容貌端庄，气质高贵，为人精明能干。她结婚时才十七岁，处在那么庞杂的大家庭里，她能处得上和下睦，实在很不容易。

母亲小时候没有读过多少书，但她领悟力强，且又好勤问，自从嫁到我家后，由于我父亲的指点，以后便也学会了做诗。当时我父母住在楼上，他们居室题名为“引凤楼”，我还记得父母房里挂着一幅《吹箫引凤图》，画的是男女二人并坐吹箫，天空中飞翔着一只凤凰。是何人手笔，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。《列仙传》载：“春秋时有人名萧史，善吹箫作凤鸣，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，遂教弄玉吹箫，后弄玉乘风，萧史乘龙，飞升而去。”大概父母亲因为自己都会吹箫，所以才引用这个典故，来命名所居。因此他们所唱和的诗，也名为《引凤楼诗草》。

一九三九年八月，父亲寓重庆沙坪坝，任教重庆大学，曾两度遭日机轰炸，他老人家以为这卷未曾印行的诗稿早已付之一炬，每每表示痛心惋惜。不料最近我为了写回忆录，整理资料，竟从箱篋中寻出原稿，以及母亲唱和作品的全部。二、三十年前父亲的遗憾，到今天却奇迹般地珠还合浦；但父母逝世已久，墓木早拱，走笔至此，不禁黯然。

父亲和母亲心志相投，恩爱逾恒，读了本章末附录他们唱和的诗后，可以想见当时夫妻生活的一般，有时我回想起当年父亲母亲在引凤楼上的那些旖旎风光，常不免悠然神往，以为可为《浮生六记》的故事先后辉映。

父亲母亲都很喜欢音乐，吹箫弄笛之外，还爱唱歌。父亲